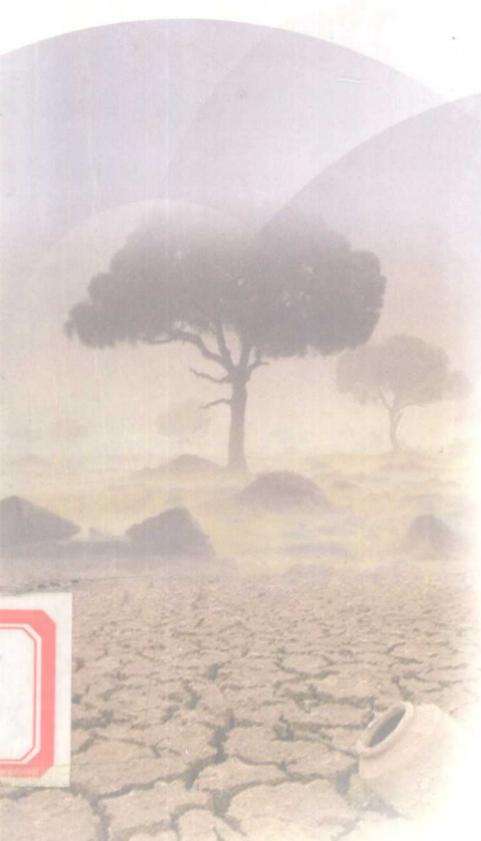




傅漫甜 著

至愛



作
者
大
版
社

傅漫甜 著

至爱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至爱/傅浸甜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4.11

ISBN 7-5063-3098-9

I. 至… II. 傅…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9040 号

至 爱

作者: 傅浸甜

责任编辑: 唐杰秀

封面设计: 董学军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o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300 千

印张: 12.5 插页: 3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098-9

定价: 2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孙少平和田晓霞结婚了。孙少平和田晓霞的结合，是孙少平在广阔天地里，那点点滴滴的青春热血的燃烧，注定要被歌颂。青年时期的爱情，是伟大的，是高尚的，是纯真无瑕的。文学之歌总能歌颂一切美好的事物。

孙少平和田晓霞的结合，是孙少平和田晓霞的《象牙》。《象牙》是孙少平和田晓霞的歌，是孙少平和田晓霞的诗，是孙少平和田晓霞的梦。

孙少平和田晓霞的结合，是孙少平和田晓霞的青春热血的燃烧，是孙少平和田晓霞的青春热血的歌，是孙少平和田晓霞的青春热血的诗，是孙少平和田晓霞的青春热血的梦。

序　一

杨少衡的《象牙》是孙少平和田晓霞的歌，是孙少平和田晓霞的诗，是孙少平和田晓霞的梦。这部小说出自一位公务人员之手，这位公务人员在省里一个行政管理部门任职，每天早晨八点上班，晚间六点下班（夏令有别），在办公大楼里忙碌，有大量行政事务需要办理，有大批材料、汇报和文件需要草拟、修订、打印、上报。经常需要加班干活。几年前，作者曾经离开自己工作的部门，前往该省一个边远山区县份任职，当副县长，时间三年半。作者叫付漫甜，因姓氏缘故在当地被称为“副县长”，她的那种任职方式被称为“挂职”，是近十几二十年来才多见的一种干部交流方式。可能有不少人对这类事物还不甚了解。付漫甜在山区工作两年，碰到和处理了许多事情，有了许多的感知和见识，然后在规定时间里离任。她回到了她的单位，继续其朝八晚六，不时需要加班的公务生涯。大机关里的行政事务近乎刻板，日复一日，无穷无尽，总是让人忙得灰头土脸，远方那个边远山区县份因此日渐遥远，那里的人和事，那两年的经历似乎也日渐遥远，远得看不见了，没有了。一贫农或早即忘却但是不是。有一些东西一直就在她的心里，时间和忙碌消

蚀不了它们，它们活着并且膨胀，像下了酵母的面团似的。终于有一天她按捺不住，要把心里的这些东西付诸稿纸，用她所熟悉的公文写作之外的另一种语言文字方式来表达，让她的读者了解。于是就有了《至爱》这部长篇小说。

付漫甜想让我们了解些什么呢？

她让我们看一个山区县份，很穷，但是资源丰富。除了自然资源，这里还有许多特别的人文资源，包括一种红色资源：这个县是个老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是著名红区，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留有无数红色遗迹和故事。六七十年后，有一批责任官员在治理这一方土地，其中许多人相当年轻，他们负有领导本地人民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之责，同时被本地的穷困以及与此多有关联的种种矛盾紧紧缠绕，包括实施改革，利益调整带来的矛盾和领导层内部的矛盾。这些人上有天，下有地，天上有大领导，老的新的，省的市的，都要认真对待。下面有干部群众，有前来洽商的客人，还有各式骗子，三教九流，都在管辖范围。付漫甜让我们看她的这些官员，看他们所做的各种事情，看他们怎么争取项目，化解冲突，承担其职责。同时也看他们怎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玩其花样。付漫甜还想告诉我们：她的这些官员不是一些级别符号，他们是人，七情六欲无一不缺，同样的“饮食男女”，于是他们有时要大喊大叫，有时要凑在一起唧唧咕咕，有时他们会相当犯愁，欲语还休，欲罢不能。除了所有这些表象，显然付漫甜还想让我们了解起落其间的她的看法，她对现代社会生活一个特殊场景的感受和认识。

我觉得付漫甜可能会较多地面对两种读者，一种读者是通过她的小说去接近和了解这么一个纷繁景观，毕竟有很多人不能如付漫甜一样前往“挂职”，身处那一场合之中，他们可能想知道那里究竟一种什么风景？那地方的人都怎么回事？另外还有一种读者是过来人，他们到过那个地方，干过那些事

情，知道那怎么回事，他们在类似小说里寻找和重温自己熟悉的生活和感受，或许还思考并深入认识。因为履历的关系，我恰好是后一种读者，付漫甜小说里的故事与人物，包括她涉及的各种场景语汇，都是我非常熟悉的。我记得有一年，在我工作过的那个设区市，一位女干部找我讲一件事，该同志恰跟付漫甜的小说女主人公身份相当：省里部门下来的挂职干部，在一个山区县当副县长。这人找我是告状，她气愤难平，逮谁就说。她告诉我她那县里的头糟糕透了，挪用了她好不容易从省里争取到的一笔经费，去填补拖欠的干部工资。弄得她空有一腔真心，却什么事都办不成。说着说着这人忽然就在我的办公桌对面失声痛哭，眼泪“哗”就下来了，弄得我止不住往走廊上看，唯恐有谁突然闯进来，弄得大家个个尴尬。因此付漫甜小说里的这位女主人公让我颇觉亲切。小说里那些县级官员们在酒桌上一边谈正经事，一边彼此贡献“段子”，让一桌人一起喷饭，还有其他许多情节和细节，也都让我感到如在现场，鲜活而生动。当然，像我这样的读者也有毛病，我们总是强调自己的经验，认为小说里的这个人应当是这样的，那个人应当是那样的，你付漫甜为什么要写成这样？初读小说时我曾以此相诘。付漫甜不同意，说生活中这个人还真就是这个样子。回过头来，我想也对，天底下什么样的人没有？所处位置不同，观察的角度不同，形成的影像当然就可能不同，不能只以自己的经验为准，或许付漫甜是在提供一个与我们有别的，她自己的观察、表述和认识角度，给我们另一重了解？

付漫甜是公务人员，不是专业作家，她是有感而来，有话要说写这部长篇小说，当这种作家。因此付漫甜没把固有的小说套路太当回事。她是位女性，女作家可能会比男作家更感性，更主观化或者情绪化一些。因此付漫甜这部小说的许多表现方式让人感到挺特别，例如她会直截了当地从这个人物的心里跳到那个人物的心里去，不在乎是否需要十分努力地维持同

一个表述角度。她不太使用客观描述的办法，哪怕追溯历史，表现某些非常事件化的东西，她的主观色彩都很重，以情贯之，循情起落，她的情节更多的是情感或情绪。她的特点表现得非常鲜明而执着。

因此我们不妨试着用她的方式去看这部小说，去见识和了解。第一回中写的是“王侯将相本是虚名，富貴榮華是假物”，第二回写的是“老兄休要见怪”。可是描写的山中一派从容不迫的景象，却让人觉得“假”极了。山林幽深，古木参天，清风徐来，鸟语花香，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和谐、安详，仿佛是世外桃源，令人神往。然而，仔细读来，却发现这山林中并不平静，鸟语花香也不单纯，山林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首先，从人物形象上来看，王熙凤和林黛玉都是才貌双全的人物，但她们的性格却截然不同。王熙凤泼辣直爽，林黛玉则含蓄内敛。其次，从故事情节上来看，王熙凤的出场虽然没有林黛玉那么引人注目，但她的一举一动都充满了权势和威严，让人感到她的地位和影响力。而林黛玉则显得柔弱无助，她的出现常常引起周围人的关注和议论。再次，从思想内容上来看，王熙凤代表的是世俗功利主义，而林黛玉则代表的是理想主义。王熙凤追求的是物质享受和权力地位，而林黛玉则追求的是精神自由和心灵纯净。最后，从艺术风格上来看，王熙凤的语言直白粗鄙，而林黛玉的语言则含蓄委婉，富有诗意。

序 二

谢先文

粗读一遍，感觉这是作者用亲身感验，时尚语言和现实题材雕凿的一部充满现代气息的力作。从中充分体现了业余女作家的才气、灵气和底气。

故事的背景先在改革大潮中的一个县级“市”，特定又是山区、老区、“贫困区”，在这样一个中国最重要最基本的行政单元里，作家把由浸染过生活印记的灵感演化为一幅精彩的人性交融的耐看画卷，实属难能可贵。从这幅画卷中，我们看到了一位时尚而又传统的年轻知识女性那段关键人生入世的轨迹、心曲，又由她带领着领略了中国最基层处于改革潮流下的“官场众生相”和世态百象，既活脱着一批可嘉可叹的中青年干部的情趣，又展示着颇具特色的地域风情，同时还巧妙地把老故事移植到现代生活情节中，把灵与肉、精神与传统的传承点化出本质的气息。

愚以为，这当是一篇耐人寻味、值得一读的改革大潮故事。

2003年3月于北京

831	水滴石穿	一十
881	事半功倍	二十
931	胸藏雾雨	三十
981	脚踏实地	四十
351	重振一帜	五十
581	心存敬畏	六十
731	接青凳人	七十
881	山重水复	八十
931	险象环生	九十
981	名利场	十
1131	变 骤	十二
1281	触思瞑笑	十二
序一	翻阅武昌	三十一
序二	往来去留	四十一
1331	图意无限	五十一
891	周旋黑	六十一
一 命运拐了一个弯	利奇尘缘	十二
二 红区“黑屋”	此生如歌	21
三 芝麻官之斗	棋逢对手	31
四 走上舞台	棋逢对手	40
五 杀鸡无卵	醉真	52
六 芸芸众生	虎卧龙盘	69
七 爬山	虎卧龙盘	81
八 历史切点	挥刀斩“马谡”	98
九 挥刀斩“马谡”	灵肉之间	107

十一	落花流水.....	123
十二	尘封往事.....	138
十三	鸡零狗碎.....	152
十四	油水了吗.....	168
十五	第一要事.....	178
十六	滩河弯弯.....	188
十七	赤橙青绿.....	199
十八	从前有座山.....	213
十九	风云变幻.....	223
二十	沉与浮.....	234
二十一	裂 变.....	244
二十二	穷则思骗.....	254
二十三	情为何物.....	265
二十四	归去来兮.....	276
二十五	组织意图.....	288
二十六	黑炭说.....	298
二十七	红尘有序.....	313
二十八	爱与仇.....	324
二十九	生命之巅.....	335
三十	玫瑰花开.....	348
三十一	真 情.....	367
三十二	爱情再见.....	379

一 命运拐了一个弯

每个晚上，连武邦都将文静当做琵琶紧紧地箍抱着抚摸个不停。在这个时刻，文静是无法动弹也不敢强行动弹的。一墙之隔的母亲、一床之隔的女儿使她紧张得气都喘不过来，而这些急促的喘息声总是催起武邦激昂的斗志，仿佛安装了烈性火药，一触即发。

文静着实不明白当体育老师的武邦每天都要跑几千米怎么还会有如此底气，她坐在办公室里看稿改稿腰酸腿痛，美好情趣早被文人墨客的愁肠苦短搅和着走向衰亡。日子一天天过下来，慢慢地文静就有了反感，有了思索。比如说，武邦认定性就是爱，不管白天吵了架没有，不管心情是否愉快，两个人的情绪是否激发了，反正，他爱她，要给她最深切的表示，那就是性，只有性。文静的行为要建立在温馨与和谐之上，从清晨的第一个目光、第一句问候和家庭每个人的笑脸中来。没有这一切，“那个”就不应该。所以，这个时刻，文静十分愤怒。宰割、性虐待、强奸等等的词汇一下子挤进脑子里。她想：是在沉默中爆发，还是在

沉默中灭亡？

其实是没有选择的。不能说，甚至不能动！四面都是耳朵，且要说的都是些什么话！

很生气。文静是以一滴水见太阳来恋爱的，当年，武邦多么地神采飞扬！他讲《地雷战》，一边高歌片曲，一边做着偷地雷状，像少年闰土一般灵性。艺术是相通的，文静怎么能不认定武邦的民间艺术水平并提升其高度呢？

武邦也时常相通“艺术”。在发现爱情与性被误解后，文静旁敲侧击教化武邦，他振振有辞地指出：“爱就是性，没有爱怎么有性？不过，性欲和蛇的毒液一样，充盈了就会想方设法地咬人；释放了，就天下太平。”并激昂地说：“为什么女人水性杨花？肯定是男人没有用造成的。你说，像你老公这么努力，这么负责，爱国爱家，还不……吗？”武邦心想女人一定会感激涕零。

到这时文静才知道自己有多惨，孜孜追求的美丽爱情在丈夫看来是条蛇，还有毒液。武邦坚持防患于未然，文静那个风花雪月的学院是培育毒汁的温床。

手又伸过来了，文静轻声道：“让我静一下。”武邦用暧昧的眼色看了看妻子，憨笑笑，该干吗干吗。在朦胧的夜色里，武邦矫健、结实，一块块肌肉可以与扔铁饼的大卫比美，波浪起伏的酮体自在惬意地舒展着最原始的舞蹈，在力与美的拼杀中，他忘我地投入，时而如骏马咆哮奔驰，时而似高山流水韵味悠悠，但文静因为情感没有到位，就在心里叹气，思维漫游开来了。早上去省组织部，方知什么叫做上层建筑。在那静谧得掉根针都能听得见的超环保环境里，人家居然还题了大大的四个字：理解万岁。一些腆着肚子，踱着八字步摇来摆去的领导也恭谦唯诺、屏神敛气，没有电视里的意气风发激扬慷慨，个个都怕不理解似的。

省委组织部小领导说：“文静哪，你能下派任副市长，多么不容易啊！当然，和你的努力也分不开，你的文艺评论得了世界性的大奖嘛！名人啊，女专家啊，对女干部的培养我们是责无旁贷的。”领导忽然放低声音，诡谲地说：“在那里，你要注意了，不要暴露家庭的历史问题……”也许因为是组织部小领导的悄悄话，也许是那极其安静的环境，“历史”二字又一次叫文静不寒而栗，身体仿佛掉进了冰窟直沉下去。冷，痛，一抽一搐，腥腥咸咸的液体慢慢涌了上来，直逼喉咙。呵，公大公大……一只魔手又伸了过来，扼住了喉咙，迎面来的魔鬼青面獠牙丑陋狰狞……

不知过了多久，文静恍惚间看见了组织部小领导满脸无奈地挥了挥手，不知在用力地赶去心中哪朵乌云。文静猜不出匪夷所思的问题，只好傻傻地说了告别的话，估计人家非常扫兴，却也没有办法。

一脚高一脚低地离开组织部，来到学院，刘副书记见了她居然笑了一笑。那千古一笑叫文静十分感动。刘副书记与生俱来的不苟言笑，造就了马刀型的脸，肌肉分布得非常奇特，一绺一绺犹如冬天晾晒的腊肉干子。七沟八梁的脸应了严峻、高深莫测、沧桑沉重等字眼。个别研究生就用这一事例证明了距离产生美的不确定性。

感动之余，文静立马忐忑不安。告别？平素没多少交道，省组领导又包揽了一切，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帮她铺垫清楚，好像她是一个新娘，只管羞涩腼腆地去嫁人。

迟迟疑疑的过程中，刘副书记早已恢复到原来的高深状。文静拼命调节摆正心理位置，恐惧仿佛生了根，急切地将毒素播洒在通红流动的血液，一会儿大脑就接受了因子，白茫茫一片似雪飞三九天。“……王书记呢？”话毕，发现情况不对。

刘副书记的嘴角紧张地抽动了一阵，随之闭紧，锁定眉

头。怒气是从鼻孔出来的，因为文静下意识地听到既粗又浊“哼”的一声。

文静在这张脸里不仅读出痛苦，也因此为之痛苦。她知道，刘副书记最反对温和主义的，现在他必定悔之已晚！反对文静任职，是王书记推荐的人都应该反对。虽然刘副书记经风雨见世面，长成了这副喜怒不露、钢浇铁铸的模样，但眼睛还是充盈滋润的，资本主义很可能就从这里窜出来了，因为一向雷厉风行、敢说敢干的他，在关键的一次会议上矛盾重重，没有清晰地提出反对意见。

刘副书记沉浸在极其悲痛的情绪中，也许他正在反思这个木已成舟的局面，反思自己革命意志的不坚定性，反思小资产阶级意识的严重性，反思在未来的革命征途中要坚持什么，摒弃什么。

文静的额头、后背、腋下呼啦啦地窜出一片冷汗，不知该不该安慰可怜的刘副书记，该不该赔礼道歉。想着想着就眼冒金星、天旋地转，文静死死抓住身边的办公桌，任天地一次次相接，任刘副书记不停地晃来晃去，挺了过来。

在床上的时候，文静还在三省吾身，错误的根源在恐惧领导。从小就在天罗地网的领导训斥中，怎能不明白领导的一颦一笑内涵深深？领导常常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显示威力，他今天的不快就是明天你的不快，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应验的时间很快。

武邦进入高潮的时刻，文静的世界乱如飞絮……

哦，拜拜了，这永无宁静的生活！这鸡零狗碎的日子！“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去……”后来的几天就没看见像刘副书记那样的脸色了，同事们鲜花般的笑容和祝福使文静很快就快乐起来，仿佛冬季的森林射进一缕斑斑驳驳的光芒。它来自天国，来自神灵的梦幻，充满温暖，充满生机，充满希望。

和神秘，使饥寒交迫麻木不仁的心灵一下子鲜活鲜亮，遂向着理想、目标等人生高层次迈进。

不几天，组织部通知了下派干部下基层的具体时间。听说车票是学院办公室订的，文静有些遗憾，因为院办老林有个本人制定的不成文规矩，除主要领导外，一律上铺对付。理由是文化人坐车总看书，上铺离车灯近，不伤眼，又没人打搅，宁静致远啊！

没有办法，这烈日炎炎的，孔圣人都不想宁静致远了，还叫小小的教师致什么远！文静有点气虚，连老林这样的“领导”也意犹未尽地使用权力找感觉的时候，你还能指望什么？

老林正看报，见了文静，饶有兴致地问：“小文，你知道你家乡有个文思泉吗？”

文静的心被扎了一下，很痛，连“宁静致远”都不成吗？

“哟嗬，你看！”老林指着《青平革命史坛》报的巨大标题道，“真没想到！真没想到！”

不由文静不想听也不想看，报上赫然一排大字闪耀在她眼前：文思泉绝非叛徒——国民党老将转道青平为文思泉辩白。

公大！公大不是叛徒？！文静几乎是吞下了小报的全部内容，激动令她思维混乱，直愣愣地盯着老林，自言自语问：“哪儿的青平？”

“你明天就要去的呀！票都给你买好了！你看看。”文静愣着的时候，电扇将小报翻了一下，又一排大字——红色革命史岂容篡改！闪过眼帘，不消说，又是一场大辩论。

老林紧紧跟过来，有些难为情地要和文静谈一件事。他也是青平人，老乡啊！侄子中专毕业，想请文静帮个忙解决分配问题。

老林弓着腰，放下了一以贯之的严肃，做讨好状，道：“你看，我给你买了中铺，多好！上有领导，下有群众，你四平八稳啊！”

此时的文静漠然于票的意义和老林表情的变化，对中铺四平八稳和上铺风口浪尖之间显赫的价值内涵差别，她没法迅速觉悟，只是激动地要了报纸。

7月，发了疯似的热。明晃晃的阳光宛如舞台的聚光灯，灰色的马路、白瓷贴就的大厦笼罩着炎炎的热气，世界一如旋转的微波炉，急剧地将肉做的、木做的物类变形、干化。路两旁“初级阶段”的绿化工程毫无精神蔫里巴叽地耷拉着，体现南国情调的槟榔树垂着长叶，少女失恋般令人怜惜。操普通话也罢，粤语也罢，都是十分费力的事，行人的思维是达·芬奇的油画，歪歪斜斜，纷纷离离。人们都深沉起来了，缄口不语，目光盯直目标，用最省时、省力的办法解决生存中非解决不可的问题。据说这期间治安格外的好，动脑筋的阳谋和阴谋都是热源，所以好人坏人都极力避免谋划，调动一切消极因素抗争热。

公大，也就是爷爷，父亲坚持的叫法。这幽灵般的人物的再次出现使文静心思如麻。站在患了老年痴呆症的父亲身边，文静怜惜之情涌上心头，她将电风扇换了挡，坐下，轻轻地给父亲拉了拉身上的小毯子，抚摸着那双古藤般的手，明天就要离开家，满心的话不知如何诉说。

王书记带着芸、悲剧美等一群同志们千叮咛万嘱咐，挥手送别。夫妻两个就赶快找位子。

车厢里热气熏天，狐臭、油汗和小姐们千方百计除臭的香混合着，不知是什么化学车间的怪味。旅客急切地垒着大包小包，忙忙乱乱，大呼小叫的。

“五组中，五组中。”武邦发现目标，急切地扔下行李，把下铺的一个黑壮男人挤到了拐角，那人看了看文静，回了句：“无祖宗？”

文静登时悟出发音的巧合，轻声反诘：“你才‘无祖宗’咧！”武邦莫名其妙地看了看文静：“是五组中，没错的。”

文静和那男人便不由得笑开了，武邦并未理会，拖过旅行箱，举过头顶，放好。

每逢酸溜溜的文人老婆要听诗情画意风花雪月的东西的时刻，武邦就后悔生长在贫下中农家庭而无法不无产阶级。久了，逢着需要表现感情时，文静便不由自主地流露出白雪公主看黑奴式的神情等武邦用“学生等着我呢！”溜之乎也的托辞。但今天有些反常，武邦眼睛直愣愣盯着老婆，流露出恋恋不舍的秋波。这使文静又有了些期盼，在这生命的转折时期，武邦可能冒出句把感人肺腑、扣人心弦的散文诗？

文静在武邦的眸子里找到自己，额头白亮晃眼，眼睛黑光流离，轻轻地一抿嘴，现出一对温柔的酒窝！一张鹅蛋脸，该白的白嫩如粉，该黑的黑似乌金，该红的红若桃花。文静看着愣呆呆的丈夫，想他又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了，打圆场说：“你的学生……”武邦没往下接话，踉跄着欲离开车厢。文静忽然感受到了连武邦的情，想他必定是有了别愁。这样一思，纤柔起来，悄声道：“别记挂我。”却看武邦一个健步跳下车厢，以百米冲刺的速度离开了。送行是需要耐心的，连武邦的急速逃离似一块狗皮膏药贴堵在文静的心上。

她愣了好一会儿，方才清醒，想如今夫妻之间的痛苦都不需要对方的关爱来抚平了，亦如考前的学友一样，各自承受着各自的压力，各自考着各自的试。武邦有马驹子一样的学生郑桂花，有一堆论著，有一个光辉榜样——马家军。文静则拥有文学，拥有哲学，和清风明月为伴，他们的思想可以老死不相往来。因为她相信基因，相信上帝的公平，那个长跑是属于最近从山上走下来的人种的，为了生存上帝给了他们那个能力。因此，文静认定武邦的理想是飞蛾扑火，他壮烈的悲剧一定由上天注定了，就怜惜地望着武邦的背影，一时间郁郁无语。